

|情感卷|天使的救赎

|马中才 推荐

|萌芽编辑部选编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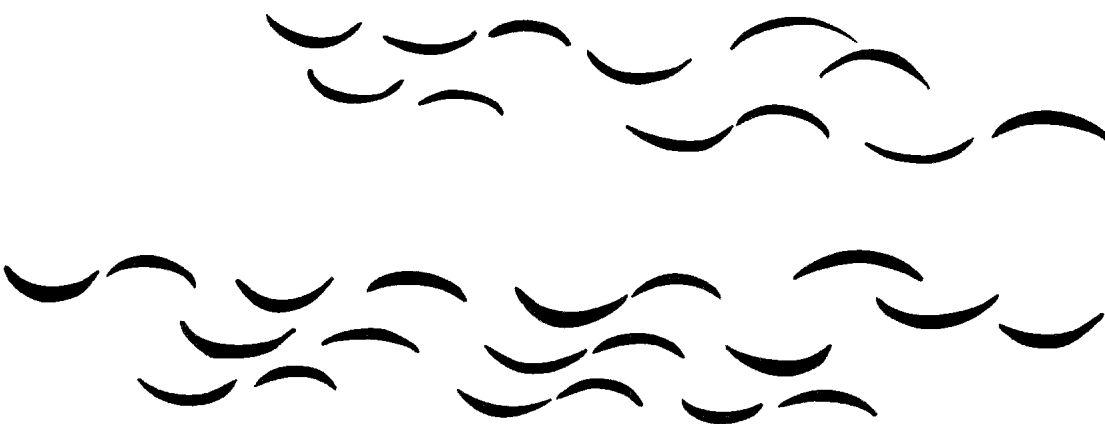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概念 才气作文选

|情感卷|天使的救赎

|马中才 推荐

|《新概念》编辑部选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救赎:情感卷/《萌芽》编辑部选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新概念才气作文选)

ISBN 7-02-005807-8

I. 天... II. 萌... III. 作文-中学-选集
IV. 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93018 号

责任编辑:赵 萍

统 筹:卢晓怡 罗晓荷

装帧设计:elpher

天使的救赎:情感卷

Tian Shi De Jiu Shu: Qing Gan Juan

《萌芽》编辑部选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76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02-005807-8

定价 18.00 元



序 | 赵长天

新概念作文大赛成功举办八届以后，不仅在青年学生中，而且在文学界和出版界建立了威信。这主要依据两点：一是由著名作家和名教授组成的评委会的权威，二是逐步健全比赛制度并严格按照制度执行以保证比赛的公正性。所以这项赛事发现了很多优秀作品和写作新秀。

但是，文章的好坏优劣实在没有严格的、严密的、绝对的标准，见仁见智的情况太多了。况且，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有七万多人参加，水准普遍较高。尽管没有舞弊，尽管初评和复评的专家都很认真，也还是可能有一些好文章被遗漏。每次比赛结束，我都会收到一些信，也在网上看到很多帖子，满是落选的孩子表达的失望、遗憾以致愤懑。我完全理解这些孩子的心情。虽然我知道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总还是想努力作一些弥补。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起因。

收入这套书的作品来自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未获奖作品，编选和点评由几位历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和萌芽年轻作家担任，是为了换一种选拔的眼光。当然，文学的标准总体上说并没有年轻年老的区分，但在不同的年龄段，审美取向还是可能有所差别。当然，还会有见仁见智的问题，还会有遗珠之憾。永远都会有遗珠之憾，能做的只是尽力弥补。但愿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此事古难全”，但愿你们保持对文学写作的热情，也希望你们能喜欢这套书。毕竟，这是你们的同龄人编选的，应该能引起更多的共鸣吧。



目录

| 序 赵长天

| 深冬之上的倒影 胡永刚 1

| 隔壁住着个狐狸精 高虹 11

| 红耳新娘 郭可心 18

| 红衣 王冷懿 30

| 关于夏天的遥不可及 彭帅 34

| 寻 曹衣出水 48

| 幻听 李茜 58

| 颠沛流离 邵洋 66

| 紫薇之闻 熊成 75

| 两 戴丰明 87

| 骗 郑伟 98

| 药桃儿 廖梦竹 106

| 黑暗地平线 赵婧云 116

- | 极 刘治坤 130
- | 阿 Wing 倪佳婵 138
- | 前世华丽 沈 雯 146
- | 天使的救赎 陈 哲 155
- | 幸福的旁边 曹佳颖 160
- | 世事无常 苏绮琪 169
- | 呼吸记忆 侯门玉婷 179

- | 游戏 孙 坤 186
- | 只是这样 刘 旸 197
- | 未眠 陆盛杰 207
- | 一样 苗 邈 220
- | 幸好我们有武器 杨 旸 225
- | 陨落的并蒂莲 赵 迪 237
- | 儿童节的安魂曲 殷 璞 249

I 深冬之上的倒影 |◎ 胡永刚

北方的冬天。寒冷没有礼貌的态度,无礼地进入人的身体。

天气日渐一日找到状态。所有的人们都臃肿起来,有了强烈的保护意识。神经好像也遵循物理学上热胀冷缩的原理,躲藏于局部的温暖中汹涌地裂变。回忆因之于热量而如蚂蚁一样攒动,在脑海里叠放一幕又一幕过去的影像,在一阵又一阵的高潮过后,思想不再僵硬,而是融化,哗哗流淌。在冬天的乡村,在城市坚硬的马路上,现在的过去与现在的现在争先恐后地上岗,静静地显现出美丽的倒影。

八岁的少年,你可曾掸开覆盖在麦地上的雪,看青得逼眼的麦苗在冬季里怎么生长吗?

二十岁的男孩,你在城市灰色的天空上,能看见大雁迁徙的痕迹吗?

那一年的冬天。

南方的秋天速度缓慢，十二月飘起细碎的雪花，惊喜了一群玩耍的少年。我穿上厚厚的棉袄赶往学校，围巾在风中延长，像一条洁白的哈达绕在脖子上，身后飘满了祝福。只有两只眼睛，在雾气中辨认着方向。到学校后，我看到了璐，红扑扑的脸蛋，被冬天的衣服撑得像企鹅一样胖乎乎的样子，目光纯情得像一片雪，女孩的可爱渐渐融开，一个美丽的微笑。

璐……

我坐在早读课上轻声地读着这个字，眼前有满天的雪花和一棵冰洁的誓言。

两年前的冬季早已过去，那片麦田建起了高高的楼群，那棵光秃秃的柳树在冬的萧索中枯萎地死去了，后来被人们连根拔走当做柴火。

一二三四五六七

马兰开花二十一

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

当阳光从学校东边的墙头上照射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地听到下课的哨子声。在早晨，很清脆。璐会跟其他的女孩子一起从座位上离开，在教室前的空地上跳皮筋。我在走廊上望着那红头绳一跃一跃的，像一朵在寒风中盛开的花。

在教室的尽头有一棵柳树，麦地就在空地的边上。春天的时候，麦子的长势旺盛，柳树也会发出绿色的叶子，我常常摘下长长

的柳条编成帽子戴在头上。在一个春天,放学之后璐正好走到麦地边,我从柳树上跳下来,告诉她,你跳绳真好看。

那一年,我八岁。天气渐渐变暖的时候,麦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柳条渐渐变长的时候,我和璐开始整天在一起玩。我教她叠纸飞机。她说每次放飞前都会许下一个愿望,她还说哪天飞机飞得看不见了,愿望就要实现了。

我们回到教室里,老师教我们读课文:春天来了,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

后来上了初中,璐也在那一年搬进了城里,住进了跟建在那片麦地上的楼房一样高的楼房里。

她爸爸因为生意的需要,带着全家搬进了城里。璐跟着爸爸走的时候,我忘了看她的眼神,是想尽快离开还是不舍。

璐走的时候对我说,以后要来城里找我玩的!

那一天,我把这句话默默地念了无数遍,我想我一定会去城里找璐玩的。

我回到教室里,大声地念刚刚学过的课文: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向南飞去。

十二年。时光辗转成灰烬。

十二年。曾经的少年下巴上有青涩的胡子冒出来。

这仿佛是一个古老的传说,一个不曾开启的记忆的大门梦一般打开了。下午五点,气温逐渐下降,街道上有少许的商店亮起了灯。我骑着自行车从商业街转入一条小巷。这条小巷以前行人并不多,但因为商业街正在扩修,所以大多数人都转入这条狭窄的巷子。车子一会儿扭过来一会儿扭过去,仿佛玩耍一般花样

百出。戴着露出手指的手套,握住车把,跟着耳朵里 MP3 飘忽的节奏踏着车。只有在一个人无所事事的时候,我才会想起,年少的自己和所发生的故事。

迎面一辆出租车,带过来一阵风。那是一条诗意丛生的瀑布,笼罩了整个脸,有微微的寒意。然后就双手松开车把,将上衣的拉链再往上拉了一些,动了动身子,身体和衣服之间摩擦出一些热量。突然想起了初中时的物理课,多么难得,一个曾经坐在课堂里认真听课的好孩子。

虽然在城市里看不见麦地,但是在以面为主食的城市仿佛能闻到麦香,能轻易地想像一片生长的麦子。

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眼睛中流转,组成一个新世界,那里,充满了天真,充满了美好。

教室前有一个不大的池塘,每到深冬水面上都会结层薄薄的冰,几个刚学会走路不久的孩子在向冰面扔石子。旁边的几个大人说话,口里冒出白色的雾气,真冷啊。抬头的动作看起来很自然,初升的太阳将脸照得异常明媚。一派生机。

新学期,新教学楼。这是一节物理课。这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物理老师。其他课的老师都操着满口的方言有滋有味地给我们上课,他却坚持着用并不十分标准的普通话来解释物理概念。同桌用指头戳了戳我,他对有些别扭的普通话感到好奇。教育是一种扼杀的行为,一个人的习性被彻底地从意识的根部抽离。我已经不再专心地朗读课文,认真地学习起了物理。我向窗外望了望,此时阳光刚好爬过花圃里那棵孤零零的柳树,我感到一种失意。

回忆是一种无助，眼看着过去流淌却无法留住。我坐在崭新的教室里，黑板刚好反射着一束阳光，我看不清板书，只能听见老师在讲着，做功，热量这些词语不断地闪入耳朵。在阳光下走神是一种放松，我分明感到了温暖。

祖国山河一片红。

在十字路口，世界停滞不前，只有红灯在眼前闪烁。另一个方向上人流汹涌，挤破了街道。我刹住车，一只脚撑在地面上，眼睛左看看右看看，然后盯紧侧面的交通灯。等待着交通灯转换颜色，以最快的速度把人群抛弃在身后。虽然没有谁会在意，陌生的城市，熟悉的城市，街道上的人都是陌生的，但却有种胜利的喜悦漫过心头。

这会儿已经冲过了马路，公车愤怒地挤过来，停靠在前面，这一站只下来几个人，并没人上车，转眼间呼啸着走远。看看手表，然后又横穿马路，车子在马路边停下来，接到一个电话。在存车子时，那位管理员说了句，慢些。

二十岁。就应该用昂首的姿势骑车，用饱满的热情唱歌，用张扬的眼神看世界。

超市的高楼里灯火明亮，站在外面就能感到明晃晃的灯光在地板上晃动。

入口。两个宋体字出现。

超市里是冬天的感觉。保暖内衣，棉被，毛衣，电暖气，各种属于冬的商品打起了巨幅广告。我清楚自己是来买一块透明皂的。衣服已经泡了整整一天了，单身的生活拖沓、肮脏。在他乡的城市，无所谓干净与迟早，衣服可以一个月甚至两个月不洗，放

在那里又积了厚厚的灰尘。如果我有很多朋友,经常地跟他们见面,自然会把自己打扮得俊俏。记得用水泡衣服时,看见上面那油污,是去年圣诞节单位聚餐时留下的,洗了几次也没有洗去。今天我要买块超强去污的透明皂,把所有的灰尘都洗去。

城市的陌生不在于进入的早晚,在于没有朋友。谁的句子?算起来我来到这座城市也有一年多时间,可我的固定活动地点就是单位和家。什么是孤独。

教室里有所骚动,温暖包围过来。有人在低声向同桌说话,趁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时转过身去说一句,不冷了。还没听见就又回到了原来的姿势,正襟危坐。一副好学生模样。这节课老师讲的是第八章,功。这一小节是热功。老师在讲台上表情生动地讲着,手上还伴有动作,到激情处不自禁地走下讲台,在教室内来回踱步。应该感到有点冻手,他搓了搓手,说,感到了热,这就是功。我所理解的功是什么东西相互碰撞产生了新的能量。它应该是催生一种新事物的诞生。比如他的普通话,我们就会在课下学着他的语调讲话,这是一种不同于方言的语言。在游戏与嬉戏间,我们的头脑里有了一种新的概念。这是不是功呢?它是一种抽象的、外延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功。他的语调抑扬顿挫,像在给我催眠。他将教本从桌子上拿起来,然后放到地上,再捡起来,说,做功了。胡思乱想是不是做功呢?我的思维从一个角度钻入另一个角度去想一个本质并不相同的问题。我渐渐地感到身体暖起来,从窗户望出去,已经看不见太阳了,只能看到光线照射进来,灰尘在跳舞,光线彩虹般好看,丝丝缕缕,像是天上的仙女飘下的腰带。我越来越感到一种热,心怦怦直跳,老师已经向我走过来了,他要向我

提问我该如何回答，他会问我什么呢，我压根就没听他讲的内容。我……我……我。我将拉链稍微地往下拉了点。

阳光好温暖。

超市很大，我只来过一次。去年冬天，另一座城市的她来看我，我跟她逛过一次，给她买零食。现在我走在这里，感到有些陌生。在记忆里，我可能早已把这个超市给淡忘了。要不是今天在超市门口接了个电话，我就在家门口的便利店里买块透明皂，然后回家清洗衣服，清洗不知道哪个季节的灰尘。我从服装区走到厨房用品区，好像迷路一般。然后我听到口袋里的手机在响，拿出手机就接听。没有人说话，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在向前走。几秒钟后就只有嘟嘟的声音。我接着走，才发现充斥在眼球中的满是卫生巾。上次她硬把我拉到这里，然后塞给我几大包卫生巾。我就愣在那里如超市的货架一般。我突然感到很尴尬，因为我发现刚才竟在这徘徊，而且那样悠然自得。很多事情我没办法弄明白，比如说我是怎么走到洗发水的货架前拿了洗发水，这是次要的。我也不知道我是如何买了透明皂，还买了裤子，四条裤子已经有三条泡在水盆里，身上穿着一条。我想明天该以新鲜的装束开始一周的工作。于是我笑容夸张地打开钱包，平静地接过小票。

电梯匀速下降。

那年初三。一个周末下午，躺在床上，黑白电视机的画面非常清晰，对话夹杂着咄咄的声音难以入耳。青春偶像剧，他和她的故事。他找她，需要进入一幢高层建筑，坐电梯到三十几层。她找他，需要从三十几层的楼上乘坐电梯下来。所以，电梯成了

两个人爱情的桥梁。每天都要借助电梯才能相见,从春到秋,从秋到春,几载又几载。最终,他们在一间房子里煮饭、洗衣服、睡觉,生活里没有电梯,相思可以在一步之间实现。爱情没有了距离,生活没有了距离,两个人在油盐酱醋里恩恩爱爱。

亲爱的。

而靠得太近的爱情是不会长久的。很多时候,零距离并不是一件好事,当没有了整天心思恍惚地想一个人,当没有了反复见一个人的诸多细节,当没有电话两头海誓山盟和温情脉脉,爱情所谓的根基也就塌陷了。进而,吵嘴变得频繁,变得不再是撒娇的手段,而是真实的一把刀,刺伤了任何一个人,距离反而越来越大。是一条河,阻隔着一颗心无法靠拢。我们的牛郎哥哥与织女妹妹因为能够忍住一条河的距离而长久地被人称颂。如果真的跨过了天河,他们也终究走向爱情的两极。此岸的牛郎遥望着彼岸的织女,彼岸的织女挂念着此岸的牛郎,两两相望,一种怎样刻骨铭心的眼神和记忆。这就能够说明一切。

风雨同舟。

春耕秋收。

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

夜夜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而我想起小孟告诉我他的女朋友离开他时候的表情。他们在两座城市,她忍受不了如此日夜思念而不能见面的痛苦,于是选择离开。曾经他们在校园里坐在石阶上,引得多少人的羡慕。手捧书卷,耳听音乐,两个人缠绵不绝,恩爱有加。然后毕业就是

两个人爱情的一道坎,像两个极度疲惫的旅人,面对一座大山望而生畏。此时漫漫旅途才开始。谁能明白谁的热情?谁能明白谁的激情?

物极必反。能成就一段绝世的爱情就能毁坏一场本该平静的爱情。

终究劳燕分飞。

那化蝶。

那蝶恋花。

那新白娘子传奇。

那孟姜女寒衣暖暖。

那孔雀飞东南,五里一徘徊。

在缤纷的季节,万物熙攘絮语,欲说还休。

青春剧还是给记忆留下了一道光环。他和她并没有那么完美地继续相爱,在一起生活。离婚。那么干脆,那么毫无牵挂。一个少年对于离婚又是怎样地陌生,却硬生生地在眼前出现。可还是记住了它,没有按照许多青春剧一样出现完满的结束。一种破碎的美丽被记住,如我内心的伤痕。

爸爸妈妈经常吵架。总是不满足经济的拮据,总是不满足昏暗的草屋。妈妈的泪水流下来,爸爸依旧沉默不言。而我还以为爱情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可以拒绝一切尘世喧嚣,不食人间烟火。然而一切虚假,连同我的存在。

潮湿的贫穷和我内心的天真。

我还是要拿起物理书本,第二天测验。内容是刚刚结束的一

章:功。

城市的路灯、霓虹灯以及汽车的尾灯和交通灯一起都在切换着颜色。音响店的歌声被我抛弃在风中,飘向谁悠闲的耳朵,带着谁有意的心思。街道有路灯,但还是很暗。吃力地望着前方,骑着车子。感觉像是来开辟黑夜,开辟一个新黎明。

路旁的树婆娑多姿。霓虹的色彩鲜艳。人的面孔有朦胧之美。迎面一片逍遥的风,吹醒我热切的幻想,那心事,开成一朵朵花,在风中展开怀抱。

转入小区,车子的速度越来越慢,夜晚越来越黑暗,我将要打开门,回到这座不是我故乡的家。

璐,我来到了城市。

璐? 路,在前方……

是谁说,一切皆如倒影,一切皆如梦境。

I 隔壁住着个狐狸精 |◎ 高 虹

2003 年冬天,我独自一人来到陌生的北方城市张家口,在一个邮政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把电脑分检不了的信件,重新检过,然后贴上回执,并在退回的理由栏里勾一下具体的条款。

我租的房子在上小站,那是张家口郊区的郊区,房租极其便宜,一间屋子只要 200 元。房子是典型的北方红砖房,本来是一门两厢的房子,房东为了出租方便,把中间的门一锁,挂个帘子,另外再开了一扇门,便成了两个互不干涉的天地。

一天我下班回来,意外地发现我的门缝里塞了一张字条,我凑近一看,只见上面写着:“上月电费,一共 15.5 元,隔壁。”我这才知道一门之隔的隔壁,原来住着人,并且我们合用一个电表,他(她)塞条子是为了要我出另一半的费用。我赶紧拿了 8 元钱准备送过去,可一看铁将军把门,只好用信封装了 8 元钱塞进了门缝。

第二天,我下班回来,刚打开门,就发现门缝里塞着方便面袋